



鲁迅年谱

第三卷

魯迅年譜

第三卷

魯迅博物館編
魯迅研究室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主 编 李何林

主要撰稿者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积贤 王德厚 江小蕙 李允经
陈鸣树 陈漱渝 林志浩 姚锡佩
潘德延

魯迅年譜(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4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1}{2}$ 插页4
1984年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800

书号 10019·3551 定价 1.90 元

D1221 / 53

编写说明

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海婴同志上书毛主席，提出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和研究工作等方面“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编写一部观点正确、材料丰富、翔实可靠的《鲁迅年谱》，毛主席作了“立即实行”的批示。我室成立后，即遵循上述批示精神，认真作了研究，并着手编写这部《鲁迅年谱》。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掌握能够得到的材料，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力求使这部《年谱》能体现鲁迅的光辉形象、不平凡的一生和思想发展过程。

二 为了说明鲁迅是在什么情况下或何种历史环境中从事革命工作和创作的，以及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与客观环境的联系，在鲁迅本事之前均列有跟鲁迅直接间接有关的时代背景（中外大事记）：一八八一至一九一八年，均列于每年之前；一九一九至一九三六年，均列于每月之前；与鲁迅生平和著作有关的具体背景，则编入本事。

三 鲁迅生平事迹和所有著作及译文（包括小说、诗歌、戏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



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



1933年5月摄于上海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景云里寓所

新嘉士打路11号 0单 0201

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丁卯) 四十七岁

十月一日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设立最高教育、学术机构“中央大学院”，任命蔡元培为院长，杨铨为行政处主任。

十月十九日 蒋介石支持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等与汪精卫支持的湖南军阀唐生智等开战。

十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每周出版一期。编辑委员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瞿秋白为主编。该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封面曾用过“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等刊名，共出五卷四十二期，于一九三二年七月终刊。

本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被查禁，随后改名为《无产青年》，在上海秘密刊行。

同月 《语丝》周刊在北京出至一百五十四期，被张作霖查禁，发行该刊的北新书局亦被封。已编好的第一百五十五、一百五十六两期改在上海出版。此后自第四卷开始，由鲁迅在上海接编。

同月 郭沫若由武汉辗转抵沪。创造社后期成员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由日本弃学回国，相继抵上海，投入革命文学活动。

月底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崭新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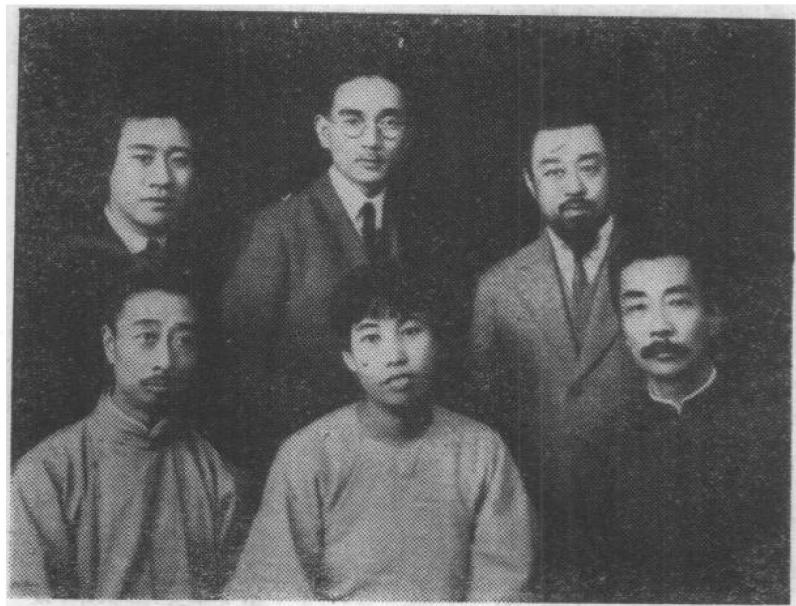
十月三日

午后同许广平抵上海，暂寓爱多亚路长耕里（今延安东路一五八弄）的共和旅馆。从此定居上海，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下午同许广平前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蔡漱六^①，并邀三弟周建人同至陶乐春夜餐。饭后归途中在北新书局门市部取书刊数种。晚间，林语堂、孙伏园、孙福熙来访，谈至夜分。

① 蔡漱六，江苏无锡人，李小峰之妻，协助李小峰经营北新书局。

十月四日

1. 与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孙福熙、林语堂合影留念。



鲁迅、许广平抵上海后与亲友的第一张合影

2. 致台静农、李霁野信。对即将出版的《小约翰》及《朝花夕拾》两书的封面和插图，提出处理意见；并告昨日抵沪，暂住旅馆，两日内拟往西湖一游，再定何往。后游杭计划未能实现。鲁迅在十二月十九日致邵文熔信中说：“弟初到沪时，曾拟赴杭一游，后以忙而懒，天气亦渐冷，而彼处大人物或有怕我去抢饭碗之惧，遂不果行。”并感慨地说：“离乡一久，并故乡亦不易归矣。”

十月五日

1. 第一次往内山书店买书。该书店为日本人内山完造^①所开设，在北四川路魏盛里（现四川路一八一弄内），一九二九年迁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仅十月份，鲁迅曾九次到内山书店，买书二十五本，计五十余元。内山完造后来回忆说：“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种种书，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我立即就问：‘尊姓？’一问，那位先生就说：‘叫周树人。’‘啊——你就是鲁迅先生吗？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②又据许广平回忆：“因为居住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地就走到魏盛里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③鲁迅与内山完造在交往中逐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内山完造后来说他能与鲁迅有着十年亲密的交往，是他“一生的幸福。”^④

2. 晚同许广平往全家福赴李小峰夫妇邀宴，同席还有周建人、郁达夫、王映霞⑤、潘梓年⑥、许钦文、孙伏园、孙福熙等七人。

①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社会活动家。一九一三年来我国，在上海经销药品。一九一七年先由其妻内山美喜在寓所兼营书店。一九一九年结束药品经营，专营内山书店，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停业。一九四七年返回日本。鲁迅在上海十年中，在该书店购买了大量书籍，并通过书店代为收转信件以及会友、座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和“一二八”战争时，鲁迅曾到内山书店避难。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曾多次访问我国，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一九五九年应邀前来参加我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时，病逝于北京。著有《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语》、《上海风语》、《花甲录》等。鲁迅曾为他的《活中国的姿态》作序。

② 内山完造：《鲁迅先生》，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③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内山完造先生》。

④ 内山完造：《花甲录·昭和丁卯二年追加事项》。

⑤ 王映霞，一九〇八年生，浙江杭州人，当时为郁达夫的女友。一九二八年十月与郁达夫结婚，后离异。

⑥ 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哲学家。当时在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北新》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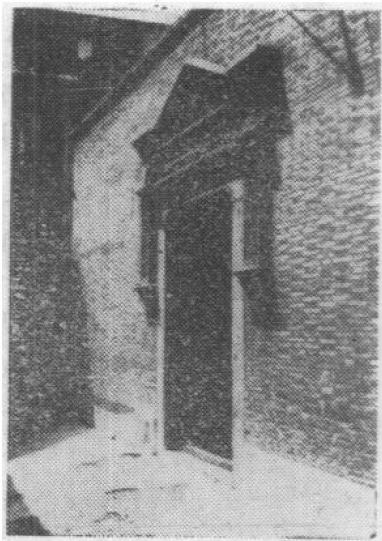
十月六日

往周建人寓，并同往附近看屋。

十月八日

从共和旅店迁往景云里寓，与许广平同居。据许广平回忆：“旅店不是长久居住之处，乃与建人先生商议，拟觅一暂时栖身之所。恰巧建人先生因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内，那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文化人住在此地

的如茅盾、叶绍钧^①，还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于是我们就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了。”^②鲁迅后来致友人信说：当时“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③从此鲁迅与许广平共同开始了在上海十年的战斗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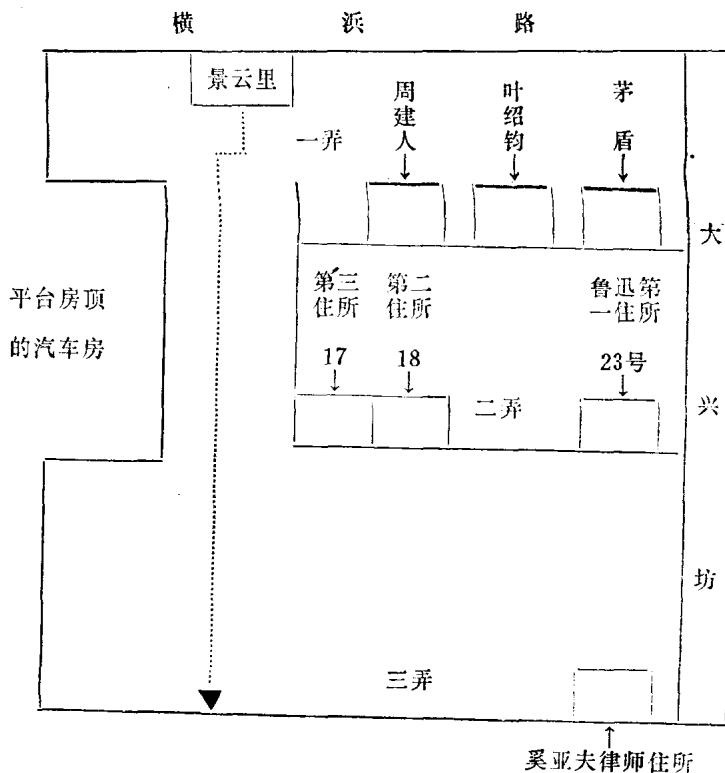


鲁迅寓所：景云里二十三号

^① 叶绍钧，一八九四年生，字圣陶，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解放前历任大中小学教员，曾编辑《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等刊物。解放后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著有童话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隔膜》、《水灾》等。

^② 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见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汇报》。按：鲁迅居住景云里期间，曾三次调换房屋。鲁迅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廖立峨信：“现在我住在‘宝山路，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九号’”。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日记：“下午移居里内十八号

屋”。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日记：“晚移至十九号屋”。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中所载的门牌号与鲁迅所记不尽相同，许说“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并约建人先生全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居住了五个多月后，“听说隔邻十七号又空起来了，鲁迅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因为它两面见到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搬到十七号内，仍从十八号门出入。文中并说：“鲁迅日记所载的门牌号数可能有笔误。因为我记忆的门的样子和周建人先生他们说的完全一致，和王世菁编的《鲁迅传》也一点不差。想来旧痕还在，不致错误的了”。当时景云里住宅的方位图如下：



鲁迅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日迁往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北川公寓）。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直至逝世。

③ 鲁迅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

十月十日

由周建人陪同往访茅盾。据茅盾后来回忆，他于八月中旬由牯岭回沪，寓景云里。为躲避南京政府的通缉，在寓所蛰居写作，整整十个月。“十月八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二十三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消闲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居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并且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①

① 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回忆录（十）》，见一九八一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

十月十一日

往浙江兴业银行访问留日期间曾资助出版《域外小说集》的

同乡学友蒋抑卮，因蒋已赴汉，未遇。

十月十四日

致台静农、李霁野信，并汇去经办的广州北新书屋代销未名社书刊的余款八十元，结清了该项书帐。信中谈到在沪的情况，说：“到此已将十日，不料熟人很多，应酬忙得很。邀我做事的地方也很有，但我想关起门来，专事译著。”

十月十六日

1. 发表《书苑折枝（三）》。载《北新》周刊第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署名楮冠。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这是鲁迅读明代《菽园杂记》、元代《东南纪闻》和清代《掌录》所作的札记。在按语中，以古喻今，针砭现世的“颠倒事”。

2. 发表《〈唐宋传奇集〉序例》。载上海《北新》周刊第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后收入《唐宋传奇集》上册。鲁迅抵上海后，即着手为出版《唐宋传奇集》而进行编校工作，计划“今年可出上册，明年出下册”^①。后由上海北新书局按计划出版，上册于本年十二月印行，下册于次年一月印行。封面由陶元庆设计。

① 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致翟永坤信。

十月十九日

晚间往兴华酒楼赴“中国济难会”工作人员王望平（王弼）便宴，同席十余人，席间研究筹办文艺刊物。据冯雪峰回忆：“中国济难会（也称互济会）是国际总会的分会，是党领导和支持的，最广泛地同社会上一切同情者联系，因白色恐怖，它的组织和活动都成为秘密的了。总会（国际分会的总会）设在上海，各地区都有分会。鲁迅一九二七年到上海后，上海济难会就派人同他联

系，他并且捐过几次数目不小的款子。”^① 参加便宴的许杰后来回忆：“当时，王弼同志负责中国济难会的工作。一天，他就说济难会准备出版一个刊物，须得先请一次客，找一些作家名人，向他们打一个招呼，约一约稿。我记得，那一次所请的主要客人是鲁迅先生，郁达夫先生，叶圣陶先生等，……在席间，王弼同志举杯祝酒，希望大家为这个刊物出力，他也讲了要我参加编辑的话。我当时也结结巴巴的说了一些请大家帮助、指教以及支持等意见。达夫先生只说你干起来就是。而鲁迅先生则是本着一向爱护青年的态度，就说‘既要大胆，又要踏实’等等鼓励我的说话。”^② 鲁迅不但和这个组织的同志保持联系，不久也参加了这个组织^③，并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从事这个工作^④。

① 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见本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按：中国济难会由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杨贤江、郭沫若、沈雁冰、杨杏佛、郑振铎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成立于上海，并公布《中国济难会宣言》。该会以保护革命爱国运动和营救被难者为宗旨，采取多种形式努力营救革命者，为被难者家属捐款，并出版了《济难》、《光明》、《白华》等刊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一九二八年，中国济难会代表在苏联曾会见了高尔基，并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国济难会”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② 许杰：《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版《鲁迅回忆录》第二集。

③ 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党的一名小兵》。

④ 据楼适夷《毕生难忘的恩情——记鲁迅先生给楼炜春的几封信》，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版《鲁迅回忆录》第二集。

十月二十一日

1. 致廖立峨^①信。对廖的学习表示关怀，说：“广州中大今